

三味书屋

弄堂深处的人情悲欢

——评王承志小说《同和里》

痕墨

同样是对上海这座城市市井生活的文学反映，前两年，金宇澄先生的沪语长篇小说《繁花》一度热销，频频获奖，而王承志先生的这本《同和里》却在出版社的稿纸堆中静躺了三年后才出版。然而这真是一本鲜活、灵动、幽默、活泼并从孩童视角看待20世纪60年代上海人里弄生活的杰作，那一时期的种种生活情态、人际关照，在王承志先生的笔下，栩栩如生。

小说主人公“我”和父亲“小皮匠”生活在一处叫作“同和里”的弄堂里。“我”因长得双耳硕大，所以外号“大耳朵”。彼时的上海还没出现如今城市建设最质化现象，同和里到处是石库门房子，住在这里的街坊邻里间基本没什么秘密可言。一家事，十家事，一户人家中的是非别扭总会有邻里和居委会来“管账”，那真正是远亲不如近邻、人情味十足的年代。同和里是当时上海市区的一个小弄堂，里面住的都是些小人物：幼年丧母的“我”和父亲，剃头女人江水英，隔壁的宁波阿爷、宁波阿娘，还有“我”的干姐姐阿娟和她家的瘪嘴老太，喜欢养鸽的“橄榄头”，爱蹲在井边聊天的“阿陆头”

等。父亲“小皮匠”靠在弄堂里摆摊给行来往过的生人熟客修鞋打掌谋生，“我”除了上学，就是在弄堂里颠来跑去，时不时惹出点祸来，并由此引来父亲用鞋楦头招呼的一顿好打——那时的孩子谁不是在这样吵闹、跌跌打打中长大的呢？

《同和里》其实并没有什么主体性的故事，简而言之，讲述的就是一条弄堂、一对父子、几户人家中鸡毛蒜皮的事，反映出质朴真诚、生机勃勃、笑泪交错的平民生活。在这些鸡毛蒜皮中，有人情冷暖，有烟火之气，所以这中间也就滋生了底层百姓纯正的人性品格。那时的街坊老少会在一起扯闲篇，喝老酒，也吵相骂。比如“我”太捣蛋，不小心把“橄榄头”家的鸽子棚给压扁了，惹祸后不敢回家，逃到住在闸北的姨婆家“避难”。弄堂里人人知道我是个只有小皮匠才“收作”得了的调皮鬼，就告我的状。而“我”呢，也会搞点恶作剧让大人出出洋相。“小皮匠”一度努力追求摆剃头摊的江水英，后来也跟一个酱菜店的店员谈过恋爱，最后还是和同一个弄堂内卖甜酒酿的广东嫂嫂成了一家人——因为这三个女人中，只有广东嫂嫂待我像亲儿子。可见“小皮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我”，最心疼的却也

还是“我”。

《同和里》很能勾起读者对于弄堂生活那其实并不遥远的回忆。苏浙沪一带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相近，所以宁波读者阅读此书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共鸣心理。我们小时候不也最喜欢跟着隔壁大大小小的孩子一起追逐奔跑么？我们的父母家人露天吃饭时，也不总有邻居家的叔叔伯伯端着饭碗、扳着酒盅过来说笑么？这种市井人情而今已不多见，而这恰恰是《同和里》一书最富魅力的所在。因小说语言幽默，极具生活情趣，所以阅读过程中，我总会忍俊不禁。然而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运动的狂飙巨浪席卷过来，那些乐天知命的小人物的人生也被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人性中的高尚和卑下在此时有了种近乎穷形尽相的展现。作者并没有避讳那个时代疯狂的一面，他写到“我”的小伙伴阿苗在马路上被人潮踩踏致死，干姐阿娟援疆回来后重病缠身，一个个无辜之人无端罹难。小说涉及的人物很多，形象鲜明而突出的也不少：机敏油滑的小皮匠，侠骨情肠的广东嫂嫂，温柔善良的阿娟姐姐，正直宽容的居委主任杨招珍，忠心不二的梳头娘娘……这些人其实活得很艰难，但他们背脊挺直，关键时

刻有定力也有担当，叫人感佩。从中也可看出，特殊时代环境中，人和人之间虽然存在伤害，但在同和里，人们也患难相助，冷酷环境下人性光辉散发出来的温暖尤其可贵！

《同和里》是王承志先生向上海致敬的一本弄堂传奇，它不像《繁花》用纯正的沪语写成，它采用的是上海话的语感和节奏，所以还算不上是地域小说。就像作者自己所介绍的：“书中没有老派的方言，用到的上海方言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比如假痴假呆、痴头怪脸等，外地读者也可以看得懂。上海人在其中看到上海味道，外地读者在其中看故事、看人物、看人性，都是一样的。”



中国海防史上的一抹曙色

——读邹元辉历史长篇小说《水师管带》

寒石

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可能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飓风，这是气象学意义上的蝴蝶效应。历史恰恰相反，历史的“飓风”常常会卷走某些枝节，尽管这些枝节也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

说起中国海防史，人们想到的往往是战败、割让、屈辱、晦暗这样的字眼，确实，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更甭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几乎不设防的海防了。但是，在中国东海岸甬江口镇海沿岸，曾经出现过海防史上的一抹曙色，尽管

这线光相对于整部近代海防史是黑暗里的一粒流星，但它理应在史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近读邹元辉的历史长篇小说《水师管带》，首先想到的是，他正在做着重拾记忆、补写历史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历史的宏观架构，会让人们忽略、错失许多珍珠，而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恰好能把这些缺损的章节捡起来，补上去。

管带即舰长。中国史上第一艘机械（蒸汽）动力舰诞生在宁波，第一位机械动力舰长是宁波人。《水师管带》叙述的正是这位宁波籍管带贝锦泉的成长故事与传奇经历。贝锦泉是镇海贵胄人，出身贫寒，识字不多，属于普通农家子弟，但是他正直仗义、聪明好学，有远见，忠勇，加上一些巧合式的机遇，让他最终成为大清帝国水师首艘动力舰舰长、浙东南沿海海防重将。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旨在叙事，后者着墨于人物塑造。

历史之于贝锦泉，也许只需要一笔——清首艘动力舰、“万年清”号舰长（管带）即可。文学中的贝锦泉是从街头四小混混之一开始的，之后，他受父母之命，在一位堂叔引领下前往上海一葡萄牙籍外轮学做水手替班，他的传奇经历就这样开启

了。回头看，这是贝锦泉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外轮是当时世界先进的蒸汽动力船，在船上，他结识了德籍大副左凯尼尼并因此学会了驾驶。在外轮遭受变故后，他在甬江置船摆渡，结识了胡雪岩，后经胡举荐成为宁波商号出资购置的史上首艘动力轮船“宝顺”号的司舵。之后又先后结识了当时的浙名将左宗棠、沈葆桢，并受两位的赏识，最终出任大清首艘自制动力战舰舰长（事实上贝锦泉官至定海总兵）。历史让镇海街头的一个小混混成长为一名威名远扬的海防名将，文学则动用大量鲜活的细节，让这个历史人物由社会最底层走向大国海防令人瞩目的中心舞台，并生动丰满起来。当然，文学不是原生态生命的复制，所以需要巧合，需要技巧，无论这巧合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只要有益于形象塑造，那就是成功的。从中不难看出作者不俗的故事构架与叙述掌控能力。

作品视野宏阔，结构缜密，选取宁波商界合力购置宝顺轮打击盗匪、护卫商船，到后来贝锦泉受邀入职水师、打造第一艘中国战舰以御敌卫国为线索，全方位描绘了19世纪中晚期大清朝野广阔的社会图景及其走向衰落的必然趋势。一方面，

国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以左宗棠、沈葆桢、贝锦泉为代表的爱国将士与民间爱国人士，以满腔的热血和激情，打击盗匪，抵御外侮，报效国家；另一方面，以慈禧、恭亲王等为代表的统治者却在为权杖接力、利益分摊明争暗斗。故事脉络清晰，情节饱满，从而使遥远、抽象、冷硬的历史渐渐有了温度。

作者是个有心人，创作这部小说历时五年，为查找资料和核实地点几次南下福州，北上北京，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其创作初衷是多年前他在创作另一部海防历史小说《雄镇海战》时，无意中发现中国第一艘动力战舰舰长居然是自己的同乡——宁波人贝锦泉，而有关这样一位具有标杆意义的人物的史料记载却少之又少，于是就有了想要写他的念头。《水师管带》告诉读者，历史永远不缺少英雄，即便是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中晚期，依然涌现出丁汝昌、邓世昌以及左宗棠、沈葆桢等众多载入史册的民族英雄，也不缺乏贝锦泉这样的无缘史册的“无名”英雄。他们身上闪耀的舍生取义、敢为人先的理想主义光芒，交织成中国近代海防史上一抹曙色。这对于今天立志走向深蓝的人民海军，也不无启示。



解构“三重奏”的快乐

黄挺女

翻开小说《三个三重奏》，就被小说中的“权力、欲望、死刑犯”所吸引。也许都是天生的侦探，解构三重奏的过程是寻找的过程，也是快乐的过程。直到读完小说，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三重奏”是这个意思呀。

《三个三重奏》今年6月获得《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作者宁肯，是《十月》杂志副主编。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讲了三个故事，两个正文故事加上一个注释副文故事，类似室内乐三重奏。第一个故事在国企老总杜远方和小镇女教师之间展开，通过穿插倒叙手法补全杜远方之前的经历。第二个故事着墨于杜远方资助的省一把手大秘居延泽被调查，这是个斗智斗勇的审讯过程，以解剖人性为看点。第三个则是叙述者“我”的故事，以注释的方式展开。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注释也能写得这么长。

三个故事像三条河流，既独自流淌，又偶尔相遇交叉，继而又向前；不时跌宕起伏，溅起浪花朵朵，时而又幽径暗探，直抵人物内心深处，追人思索。读后有几个感受值得一说。

首先作者是用“注释”写故事，让我颇为吃惊。这部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故事内容，而是小说的写法，用“注释”写故事，让作者获得很多赞美之声。“我”从小的理想是住在图书馆，中年以后书斋已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某天“我”在一个朋友劝说下来到看守所的死囚牢，当了一名临终关怀志愿者。但当初劝“我”来这儿的朋友竟然也成了囚犯。“我”在记

录死刑犯故事的时候，便采用“注释”的方式记录回忆了“我”与同学“三男一女四个大学生”的故事。这对于整部小说来说是个副故事，却在故事中探究了最根本的人性：三个男生暗恋一个叫李南的女生，相比高大英俊、智力超群的杨修和野性不羁、恒心十足的孟繁佳，“我”显得平淡无奇，却凭爱书的性格娶到了李南。不料最终又因为书，李南离开了“我”，转嫁给一直爱着她的孟繁佳。

这个注释部分，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仅仅作为一个配搭吗？如果是可有可无的，作者为什么要花力气去讲述？说实在的，当我看小说的时候，一看看到小一号字体的注释部分，便会心生厌恶。一般书中的注释只有寥寥几行字，而这个故事一展开就有很多页，简直挑战我的耐心。后来猜测，如果杜远方他们的故事是现实生活的话，那注释部分大概是作者向往的理想生活吧？是否如此，请其他读者自行判断。

其次，在杜远方和居延泽的故事中，权力与金钱和色欲始终交织渗透，显得荒谬不堪。小说中，69岁的杜远方亡命之时遇到时年44岁的小学教师李敏芬，二人产生了

感情，而不仅仅是性的吸引；而在杜远方当霸道总裁的时候，以权力强制比他小15岁的李离与他同居，这个以权力以金钱开路的“爱情”，也渲染有真情，李离成了杜远方追求女色中唯一爱过的女人。而居延泽听命于杜远方，依旧离不开权色的诱迫。

第三点感受，正义从不缺席。代表正义的审判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作者的理想。为什么这么说？居延泽面对审讯一直不开口，即使在被“白色理论”吓倒的时候，依然保持沉默。最后审讯者求助于审讯专家谭一爻教授。居延泽在谭面前良心发现，将他的过往和盘托出。为什么会说出来？也许他发现自己不过是杜远方的一颗棋子，心底掠过些许悲凉？其实，当一个人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时，即使活着，在灵魂上也已经被宣判了死刑。从这一点上讲，这部小说具备现实主义的力量。

看完全书，有种解构“三重奏”之后的痛快淋漓。我一直认为，成功的小说会有多种解读，开放的答案才有更大的可读性，所以我非常期待能看到这部小说的其他解读。



荐书

《食趣儿》



作者	董克平
出版	青岛出版社
日期	2016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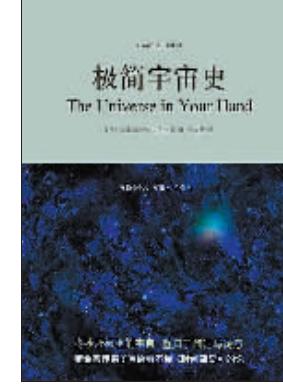
“四方美馔”带读者探寻大江南北最真实、最有特色的味道。作者实际上算不上有强烈好奇心和尝试欲的食客，对一些臭味食物是放弃尝试的。他认为闽菜的特点：“汤水偏多，汤味百变，菜品清新嫩爽、甜酸适中，善用红糟。”时代在变化，各种菜系之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是符合趋势和潮流的。

“寻根溯源”谈的是美食佳酿的掌故趣闻，一道菜有一个故事。其中提到了青精饭，也就是宁波人的乌米饭。杜甫诗云：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做乌饭要用到乌饭树，又名南烛，古称菽蔽。做法是：初夏采乌饭树叶洗净，春烂加米加水浸泡，待米呈墨绿色捞出；再将青汁入锅煮沸，投糯米下锅煮，然后饭色青绿，气味清香。

“谈荤论素”里提到食里自有大乾坤，治大国若烹小鲜。我认为，好的菜肴，多是荤素搭配，是主菜和配菜的叠加，而不是相冲相减，如同中药处方中的君臣佐使。

(推荐书友：仇赤斌)

《极简宇宙史》



作者	(法)克里斯托弗·加尔法德
译者	童文煦
出版	上海三联书店
日期	2016年3月

向衰亡的太阳表面，飞越遥远的星系，感受来自黑洞的死亡魅力。

“如果把太阳缩小到一只西瓜那么大，我们的小小的地球将会处于43米之外，而且你需要放大镜才能看到它。”作者擅长使用形象的比喻，将宇宙中的天体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品联系起来，以至于文科生都欢呼“好懂”；“科学家们通过估算太阳内核中氢原子的含量来推测这次爆炸将会发生的时间，计算结果是：太阳的爆炸将发生在50亿年后的某个星期四，前后误差各三天。”作者时不时用这种调皮的方式“幽你一默”，让科普书籍从枯燥中脱离出来；“从太空观看我们所在的宇宙是一种让自己谦逊的方式，现在如此，将来也一定如此。”作者还喜欢用这种举重若轻的语言，轻轻触及关于生命的思考。

一个科学家用文学的笔调写下宇宙观，用一本书告诉你宇宙史何以“极简”，这样的心意和智慧，是如此难得。

(推荐书友：矩形)

《大空头》



作者	(美)迈克尔·刘易斯
译者	何正云
出版	中信出版社
日期	2015年5月

和复杂性的快速上升。”作者将金融机构规避风险比喻成甩鞭子游戏：那些了解更多信息的金融机构想尽办法将衍生品转让给市场中不太了解这些产品的其他机构。这让读者在感受华尔街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特性的同时多了一份警醒。

作者在书中还阐述了自己对投资的独特思考：“投资领域一条最古老的格言是，等你在报纸上读到消息，黄花菜都凉了。”对于局势的评估，作者说：“把你的模型扔进垃圾桶里，所有的模型都是向后看的，这些模型对这个世界将要变成什么样子无法给出任何建议。”

“现实中存在着一个奇怪但又千真万确的现象：你越接近市场，就越难发现它的愚蠢。”“金钱可以作为管理的工具，但是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在投资已经成为个人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的今天，这些见解和思考，也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让人看得更深更远。

(推荐书友：虞时中)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